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国家“985工程”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重大项目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中国周易学会

1900~2009

百年国学研究文献大系

百年易学



菁华集成

初编

出土易学文献

叁

刘大钧◎总主编

熹平石经 东汉·蔡邕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国家“985工程”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中国周易学会

重大项目

1900~2009

百年国学研究文献大系一

百年易学



菁华集成

初编

出土易学文献

参

总主编

总策划

熹平石经 东汉·蔡邕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目 录

商周数字卦研究

西周卦画探原

——周原出土卜甲上卦画初探	徐锡台	楼宇栋 (3)
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张政烺	(7)
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	张亚初	刘 雨 (24)
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	[中国香港] 饶宗颐	(35)
殷虚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	张政烺	(48)
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	郑若葵	(56)
数字易卦探讨两则	管燮初	(63)
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	李学勤	(67)
易卦爻象原始	楼宇烈	(74)

易 辨

——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	张政烺	(89)
数与《周易》关系的探讨	徐锡台	(101)
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	肖 楠	(118)
殷墟“易卦”卜甲探索	冯 时	(123)

奇偶数与图形画

——释四位奇偶数和四位(包括五位)阴阳符号排列组合成的图形画	徐锡台	(133)
淳化县发现西周易卦符号文字陶罐	姚生民	(136)
西周筮数陶罐的研究	李学勤	(139)
中方鼎与《周易》	李学勤	(145)
《周易》探源	徐锡台	(151)
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	曹定云	(159)
淳化出土西周陶罐刻划奇偶数图形画研讨	徐锡台	(167)
商代易卦筮法初探	晁福林	(173)

跳出《周易》看《周易》

——“数字卦”的再认识	李 零 (180)
《周易》及《连山》占数卦考	梁敢雄 (188)
出土筮数与三易研究	李学勤 (193)
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	曹 玮 (197)
周原卜甲与《周易·蛊卦》	陈蔚松 (206)
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	廖名春 (211)
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	李学勤 (217)
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	[中国台湾] 季旭升 (222)

战国楚简《周易》研究

楚简《周易·大畜》卦再释	廖名春 (249)
楚简《周易·颐》卦试释	廖名春 (257)
楚简《周易》校释记(一)	廖名春 (264)
楚简《周易》校释记(二)	廖名春 (274)
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中特殊符号的意义	姜广辉 (285)
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与卦序问题	李尚信 (290)
从战国楚简看通行《周易》版本的价值	林忠军 (298)
哲学视域中战国楚竹书《周易》的文献价值	王新春 (303)
上博馆藏楚竹书《周易》初析	王振复 (315)
《周易》释读八则	
——以楚竹书为参照	郑万耕 (322)
试论楚竹书《周易》红黑符号对卦序与象数的统合意义	谢向荣 (329)
楚简《周易》遯卦六二爻辞新释	廖名春 (344)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刍议	邓球柏 (352)
今、帛、竹书《周易》疑难卦爻辞及其今、古文辨析(一)	刘大钧 (359)
今、帛、竹书《周易》疑难卦爻辞及其今、古文辨析(二)	刘大钧 (369)
今、帛、竹书《周易》疑难卦爻辞及其今、古文辨析(三)	刘大钧 (382)
沪简《周易》选释(修订)	何琳仪 程 燕 房振三 (390)
战国楚竹书《周易·孚》卦“孚”字考	胡志勇 (396)
楚竹书《周易·颐》卦新释	曹建国 (400)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易经》释卦二则	萧汉明 (410)
楚简《周易》睽卦新释	廖名春 (417)
简帛《周易·夬卦》“丧”字补说	范常喜 (426)

从竹简看所谓数字卦问题	吴 勇 (431)
也谈《易经》简帛本的蛊、丰二卦	
——与萧汉明先生商榷	郑任钊 郑张尚芳 (439)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的“首符”与“尾符”	
..... [日] 近藤浩之 曹 峰译 (446)	

秦简《归藏》研究

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	荆州地区博物馆 (455)
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	连劭名 (462)
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	王明钦 (466)
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	李家浩 (479)
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	王明钦 (488)
秦墓《易占》与《归藏》之关系	王 宁 (510)
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	廖名春 (514)
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	林忠军 (521)
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筮书考	连劭名 (532)
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	梁韦弦 (542)
王家台秦简《归藏》校释(28 则)	王 辉 (548)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梁韦弦 (560)
《归藏》非殷人之易考	程二行 彭公璞 (565)
论秦简《比》卦的宇宙生成模式	蔡运章 (574)
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	朱渊清 (580)
《归藏》、《坤乾》源流考	
——兼论秦简《归藏》两种摘抄本的由来与命名	任俊华 梁敢雄 (585)
从秦简《归藏》看易象说与卦德说的起源	王葆琰 (595)
秦简《寡》、《天》、《蚕》诸卦解诂	
——兼论《归藏易》的若干问题	蔡运章 (602)
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	戴 霖 蔡运章 (620)

阜阳汉简研究

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	
.....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 阜阳地区博物馆 阜阳县文化局 (631)	

阜阳汉简简介	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	阜阳汉简整理组 (654)
《阜阳汉简·周易》概述		胡平生 (658)
阜阳汉简《周易》释文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 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	(668)
阜阳汉简《周易》研究		韩自强 (700)
阜阳汉简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		宋迎春 (743)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

——评《马王堆汉墓文物》		廖名春 (749)
帛书《周易》		于豪亮 (752)
帛书《六十四卦》跋		张政烺 (763)
再谈马王堆帛书《周易》	[中国香港]	饶宗颐 (772)
帛书《周易》六十四卦浅说		韩仲民 (780)
帛《易》初探		刘大钧 (786)
读帛书《周易》		连劭名 (797)
帛书《周易》所属的文化地域及其与西汉经学一些流派的关系		王葆琰 (805)
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		李学勤 (810)
论帛书《周易》		邓球柏 (816)
帛书《易传》与《易经》的作者		李学勤 (829)
有关帛书《易传》的几个问题	[中国台湾]	严灵峰 (832)
评帛书《易经》研究的两种倾向		方向东 (839)
帛书《易传》整理的几个问题		陈松长 (846)
帛书《周易》的整理过程及其编目	[日] 近藤浩之	曹学群译 (849)
论帛书《周易》的篇名与结构		邢 文 (858)
孔门易学的不同诠释与发展		陈 来 (863)
《周易》古义考		刘大钧 (872)
帛《易》源流蠡测		刘大钧 (882)
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888)
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		王 辉 (899)
帛书《周易》卦名校释		连劭名 (909)
从帛书异文看《周易》训诂中存在的问题		吴辛丑 (934)
宫的分别字与《周易》爻辞新解		任俊华 (939)

马王堆帛书《易经》札记	曹锦炎 (943)
帛书《周易·泰蓄》与《逸周书·大聚》	连劭名 (945)
帛书《周易》《老子》虚词札记	吴辛丑 (951)
《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	廖名春 (957)
帛书与今本《周易》之乾、坤二卦四题	[中国香港] 朱冠华 (972)
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卦序释义	黎子耀 (990)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	李学勤 (995)
帛书《周易》与卦气说	邢 文 (1002)
马王堆帛书《周易》	
——兼谈湖南出土的八卦纹铜镜	周世荣 (1011)
关于“图”“书”及今本与帛本卦序之探索	刘大钧 (1018)
今帛本卦序与先天方图及“卦气”说的再探索	刘大钧 (1030)
谈帛易六十四卦卦序	王兴业 (1038)
论今、帛本《周易》卦序的先后问题	李尚信 (1045)
帛书《周易》卦序与宇宙论	李尚信 (1055)
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	李学勤 (1068)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教及其象数	[中国香港] 邓立光 (1072)
帛书《易传》引《易》考	廖名春 (1084)
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	陈 来 (1095)
帛书《易传》散议	郑万耕 (1114)
帛书《易传》的时代和人文精神	张立文 (1127)
帛书《易传》象数学说考释	廖名春 (1140)
从帛《易》“子曰”看孔子晚年的哲学思想	赵士孝 刘怀惠 (1147)
帛书易传与先秦儒家易学之分派	陈 来 (1160)
从帛书《易传》析述孔子晚年的学术思想	[中国香港] 邓立光 (1169)
从“要”这个概念看儒道分野及儒道互渗	
——兼论易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李伯聪 (1179)
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	
——兼论帛书《周易》五行说	张其成 (1188)
帛书《易传》四篇天人道德观析论	胡治洪 (1200)
帛书《易传》中的象数易学思想	刘大钧 (1210)
从帛书《易传》考察“文言”的实义	[中国香港] 邓立光 (1219)
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义	陈松长 廖名春 (1225)
帛书《二三子问》简说	廖名春 (1233)
帛书《二三子问》初论	陈松长 (1237)
也谈“先天卦位”与“帛书卦位”	李仕澍 (1244)

论帛书《二三子问》中的“精白”	李 锐 (1253)
帛书《系辞》略论	李学勤 (1258)
帛书《系辞》浅说	
——兼论《易传》的编纂	韩仲民 (1263)
马王堆帛书《系辞传》校读	[中国台湾] 黄沛荣 (1270)
帛书《系辞》释文再补	廖名春 (1281)
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	张政烺 (1285)
帛书《系辞传》校证	[中国台湾] 黄沛荣 (1291)
帛书《系辞》释文	陈松长 (1301)
初观帛书《系辞》	张岱年 (1306)
帛书《系辞传》“大恒”说	[中国香港] 饶宗颐 (1309)
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文化意蕴	余敦康 (1319)
读帛书《系辞》杂记	楼宇烈 (1323)
帛本《系辞》探源	陈亚军 (1328)
帛书《系辞》与通行本《系辞》的比较	张立文 (1338)
论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关系	廖名春 (1346)
从帛书《易传》看今本《系辞》的形成过程	王 博 (1353)
帛书《系辞》初探	陈松长 (1361)
帛书《系辞传》与《文子》	李定生 (1367)
“大衍之数”章与帛书《系辞》	廖名春 (1369)
马王堆帛书《系辞传》残本全文的剖析	[中国台湾] 严灵峰 (1376)
帛书《系辞》校勘札记	陈松长 (1385)
帛书《系辞》骈枝	魏启鹏 (1389)
帛书《系辞》释文	廖名春 (1396)
帛书《系辞》的年代与道论	王 博 (1400)
帛书《系辞》反映的时代与文化	金春峰 (1412)
马王堆帛书《系辞》研究	连劭名 (1423)
再论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	连劭名 (1441)
今本、帛本、汉唐本《系辞》异同考	
——并论帛本《系辞》胜于今本《系辞》	刘大钧 (1445)
帛书《周易》“火水相射”释疑	霍斐然 (1451)
帛书《易之义》简说	廖名春 (1458)
帛书《易之义》释文	廖名春 (1463)
帛书《易之义》与先天卦位说	廖名春 (1467)
由帛书《易之义》看《易》《老》之关系	尹振环 (1472)
试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	廖名春 (1478)

帛书《衷》校释（一）	廖名春（1486）
帛书《衷》校释（二）	廖名春（1497）
关于帛书《易之义》解说坤卦卦爻辞之文义的辨正	梁韦弦（1508）
帛书《要》简说	廖名春（1512）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成书年代..... [日] 池田知久 陈建初译	（1516）
帛书《要》试释	廖名春（1526）
帛书《要》释文..... [日] 池田知久	（1544）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研究..... [日] 池田知久 牛建科译	（1549）
帛书《要》释文	廖名春（1558）
《要》篇概论.....	王 博（1560）
论《易》之名“易”	
——兼谈帛书《要》篇	刘昭瑞（1566）
《鹖冠子》与帛书《要》	邢 文（1571）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上）	（日）池田知久 牛建科译（1581）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下）	（日）池田知久 牛建科译（1595）
论帛书《要》篇巫史之辨	邢 文（1611）
帛书《要》篇释文校记	裘锡圭（1624）
君道：“天、地、民、神、时”的视角	
——从帛书《周易》五行说看《要》篇君道之论	邢 文（1643）
“损益”与“君道”	邢 文（1651）
释帛书易传《要》篇之“六府”、“五官”	梁韦弦（1663）
帛书《要》篇考释	郭 沂（1669）
读帛书《要》篇的管见	朱冠华（1691）
帛书《繆和》、《昭力》简说	廖名春（1715）
帛书《繆和》释文	廖名春（1721）
帛书《昭力》释文	廖名春（1726）
马王堆帛书《繆和》、《昭力》释文	陈松长（1728）
从帛书《繆和》篇到《淮南子·繆称训》	
——关于穆生易学的一种推测	王 博（1735）
《繆和》《昭力》反映的思想、文化与时代	金春峰（1743）
论帛书《繆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其成书过程	丁四新（1749）
帛书《繆和》《昭力》“子曰”辨	丁四新（1764）
帛书《繆和》《昭力》中“子”为孔子考.....	宋立林（1774）

其 他

-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 刘 节 (1781)
- 汉石经周易为梁丘氏本考
——跋张溥泉先生藏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 屈万里 (1792)
-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 马 衡 (1796)
- 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 钱玄同 (1799)
- 释《五行》与《系辞》之型 刘信芳 (1806)
- 《大一生水》篇管窥 刘大钧 (1811)
- 《太一生水》“神明”新释 赵卫东 (1817)
- 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 汤一介 (1823)
- 包山竹简楚先祖名与《周易》的关系 黎子耀 (1829)
- 式盘中的四门与八卦 连劭名 (1834)
- 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的观念内涵与《周易》阴阳哲学的思想渊源
..... 倪志云 (1839)
- 《唐勒》、《小言赋》和《易传》 李学勤 (1844)
- 睡虎地秦简中的《艮山图》 李学勤 (1849)
- 浅谈三代青铜器纹饰所反映的易象 段 勇 (1852)
- 西周甲骨刻辞与《周易》 连劭名 (1857)
- 考古发现与先秦易学 连劭名 (1861)
- 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李学勤 (1880)
- 从出土竹书综论《周易》诸问题 丁四新 (1887)

宫的分别字与《周易》爻辞新解

任俊华

马王堆帛书《周易》中出现了四个“𡩺”字。这四个𡩺字，帛书整理小组尚未能确定为某字，而是按原字形隶定的。^① 后来各种研究帛书《周易》的著作按照𡩺字在通行本《周易》中多半写为躬字，把𡩺作为躬来解释。^② 笔者认为，𡩺是宫的上古分别字，通行本《周易》中的躬应倒过来按帛书《周易》作𡩺解释才对。今不揣简陋，作些论证，并对有关爻辞作出一种解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

𡩺的原字形为由“宀躬”组成的上形下声字，^③ 与《说文》释宫吻合，𡩺应为宫字异构。《说文》云：“宫，室也；从宀躬省声。”这里明确指出宫字“从宀躬”，即𡩺字。过去，我们在古文字研究中，因为发现后来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史料上，宫字的字形均象今简化字宫，而又未在考古中发现有由“宀躬”组成的字，所以有的学者怀疑《说文》释宫的话。^④ 我们说，现在帛书《周易》的出土，证明由“宀躬”组成的字在上古阶段是确实存在的。《说文》的释宫是完全有根据的，并非许慎的凭空杜撰。实际上，许慎著《说文》是在东汉后期，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抄写时间在西汉高后、惠帝之间，^⑤ 许慎对这个𡩺字无疑是看到过的。《说文》释宫是对宫和宫字异构𡩺一语双释，侧重从音韵学的角度比较阐释的，前半句释义后半句释音。所以，许慎不把宫简单地释为从宀吕，而是通过指明宫字异构𡩺的声符“躬”有省减来说明宫的读音为“躬”，自有其道理，我们对《说文》中复杂的“省声”情况不能不加分析简单对待。现在甲骨文古宫字的发现，虽然可以肯定宫为𡩺的初文，𡩺只能是宫的后起字，但肯定这一方面并不能否定另一方面《说文》释宫在音韵学上的正确性（宫确从躬音）。《说文》的释宫给后人提供了宫有一种较古的写法𡩺，保存了宫字的有关资料，其重要价值是不应该一概否定的。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韩仲民：《帛易说略》。

②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

③ 湖南省博物馆藏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照片。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

⑤ 王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

躬为宫字异构,还可在古文献中找到证据。北宋初年郭忠恕编的研究古文字工具书《汗简》中就明确记载了由“宀躬”组成的宫字异构。^①这是宫有写为躬字形的最早的记载。后来编的一些古文字资料,如夏竦编的《古文四声韵》、毕弘编的《六书通》等,把躬字的“身”旁改动为“肉”旁,因至今没有在考古中发现有由“肉宫”组成的字,所以不可轻信(当然,《六书通》中也有引《古老子》“躬”的写法为“宫”的,但《六书通摭遗》又将《古老子》的“躬”列在“穷”字条。这些晚出资料讹传太多,又不可考,故本文不引用其证。)《汗简》在北宋时代曾是很重要的古文字工具书,对金石学的兴起起过重要作用,在清代虽遭到一些考据家的非议,但《汗简》的重要价值今天早已得到公认。据《古文字研究》发表的一些文章介绍,在考古和古文字研究中有学者利用《汗简》解决了不少文字疑难,《汗简》的许多记载还是可信的。因此,由《汗简》提供的宫字材料来看,躬亦应为宫字异构。

知道躬为宫字异构,通行本《周易》中的躬字在帛书《周易》中写为躬的情形完全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王筠指出:“《毛诗》用‘躬’、‘宫’字皆与今东韵为类……吕部‘躬’有或体‘躬’。”^②句中“今东韵”指属于中古音系的《广韵》中的东韵,在《广韵》中宫与躬(躬为躬的或体)都读为“居戎切”,属于通摄合口三等平声东韵的见母字,亦即都是同音东韵字。《毛诗》即今传本《诗经》,《诗经》音系代表着上古音系。按照清代孔广森著《诗声类》中的十八部分类法,宫与躬都属于第六冬韵字,按照王力先生著《诗经韵读》中的上古韵二十九部分类法,宫与躬都属二十二部东韵字,因此,宫与躬在上古时期为同音(同韵)字无疑。既然宫与躬同音(同韵),按照上古时代的同音(同韵)借用的用字习惯,它们完全可以通用,是上古假借字。这样,古人写宫(躬)为躬(躬)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反过来,从古人写宫字异构为躬(躬字上加一个宀旁)也可以说明宫与躬同音的原因。因为宫与躬亦即躬与躬,它们都共用一个“躬”,《说文》释宫为“从宀躬省声”即有一个声符“躬”,这正是“宫”读为“躬”音和许慎释宫的秘密所在。因此,发现躬为宫字异构,通行本《周易》中的躬字应为躬当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可以从音韵学的角度解释清楚的。

(二)

发现帛书《周易》中的躬字为宫字异构,那么《周易》爻辞中出现躬字的地方,都用宫的某一字义解释,长期被人们认为不好解释或解释别扭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首先看艮卦六四爻辞:“艮其身,无咎。”这句中的“身”字历来有争议,高亨先生怀疑说:“身就四肢五官百骸而言,则言全身,恐非。依《艮》爻辞由‘趾’、‘腓’、‘限’而至‘辅’,此‘身’宜作腹义。”^③现在发现这个身字在帛书《周易》中写为躬即宫字异构,这个疑问就可以得到圆满解决。《管子·心术上》释宫云:“宫者,谓心

① 郭忠恕:《汗简》卷中第三。

② 王筠:《说文释例》卷十五。

③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

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躬字正是取宫作心解这一引申义。这样，艮卦爻辞从下到上依次为：“艮其趾（趾：脚趾部）”→“艮其腓（腓：小腿子部）”→“艮其限（限：腰部）”→“艮其躬（躬：心房部）”→“艮其辅（辅：头面牙床部）”就顺理成章，合乎《周易》足下思维的逻辑规律了。由此爻辞中“身”字之误，亦可知通行本《周易》中用“躬”字处作躬本字解不对。身与躬本为一字。《说文》云：“躬，身也。”又云：“身，躬也。”此处身即躬字。帛书《周易》不用躬字，而用躬字即宫字异构无疑是正确的。这也可说明躬确非躬的后起字，否则，躬、身相同，此句就解释不通了。

其次看震卦上六爻辞中的“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句中躬字为“身体”义。这句有人译为：“雷（地震）不惊其身，而使其邻人受惊，没有灾患。”这种解释总让人觉得别扭，一般都是讲“惊心”而非“惊身”，现在发现帛书《周易》中这个“躬”字写为“躬”即宫字异构，按《管子》释宫为心，可知这句中的躬当为躬无疑。如果把这句理解为：“雷震（地震）不使他心惊，而使他的邻居心惊，无咎患。”意思就清楚而不别扭了。

再次看涣卦六三爻辞：“涣其躬，无悔。”句中的躬亦为“身体”义。这句常被解释为：“用水冲洗身体上的污垢，没有悔患。”表面上看这种解释亦通，但仔细分析，这句是讲思想上不要胡思乱想，欲望太多，自然无悔患。这跟《管子·心术上》讲的“洁其宫”是一个意思。所以“冲洗污垢”应是针对“心灵”而言，非实指“身体”的干净与否。躬在帛书《周易》中写为躬即宫字异构，作心解，这句解释为：“洗刷心灵上的污垢，不胡思乱想就没有悔患。”意思便清楚明了，所以这个躬应为躬。

最后看蒙卦六三爻辞：“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句中的躬尚来有争议。宋理学家程颐解释为身，“不有躬”即“失身（失去贞操）”，这种解释虽是按躬的本义解的，但总让人觉得有浓厚的程朱理学贞操观色彩。闻一多先生认为“躬”应为“弓”，这与他把“金夫”看作“金矢”有关。^①然而帛书《周易》中“夫”还是夫，“躬”也不是弓而是躬，所以夫为矢、躬为弓的猜测恐不妥当。这句中躬应为躬即宫字异构，作心解。这句可译为：“不要娶这个女子，她见了金夫心就变了，娶了没有好处。”一般我们讲男女之间的选择配偶，总是要考虑对方的心好不好、变不变心，这才是近乎常理的。那时周朝统治下的南方就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②的歌唱，“淑女”即指内心善良的女子，所以“心好”在选择配偶中周人看来是重要的。这句中的躬当为躬是无疑的。

（三）

以上我们把在帛书《周易》中出现躬字的四句爻辞进行了解释。这四个躬字都作心解，取《管子》释宫为心的引申义。帛书《周易》中还出现了两个本字“宫”。出现宫的两个句子是“贯鱼食宫人箠，无不利”和“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前一句中的“宫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

② 朱熹：《诗集传》卷一。

人”即“宫室之人”，后一句中的“入于其宫”即“进入其宫室”，这是很明显的。两个“宫”都作“宫室”解，取的是《说文》释宫为室的本义。这说明后起字𡩇和初文宫在帛书《周易》中是严格区分开来使用的。这一区别使用的事实被揭示出来很重要，它说明𡩇不仅仅是宫字异构，而应该是宫的分别字。

清代《说文》研究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将分别字称为“分别文”。他说：“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其种有二：一则正义为借义所本，因加偏旁以别之者也；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①按照这种划分，𡩇应属于后一种类的分别字，即是取本字宫作心义这一引申义的分别字。

从𡩇字作心义和帛书《周易》的抄写时间，我们可以断定𡩇用作宫的分别字当是在上古阶段，属于中古被废用的上古分别字。

首先，从𡩇作心义方面来看，宫的本意指物不指人，作宫室解，加上身旁就用来指人，因为身是象人的，正如《说文》释身所云：“身，躬也，象人身，从人厂声。”𡩇用作指人的心，中古以前的人就有了这种思想。管子云：“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认为人的心是智慧的居室，孟子也讲过“心之官则思”，^②认为人的心是用来思考的器官，也就是智慧的住所，所以从宫字异构为𡩇。专作心之义，我们可以肯定𡩇在中古以前就已经出现。

其次，从帛书《周易》的抄写时间来看，帛书《周易》抄于西汉初期，当时正是从秦篆秦隶^③到汉隶急骤演变的时期，秦以前出现的𡩇字到汉初仍在用，而且是作为宫的分别字使用的，所以𡩇和宫都在同一帛书《周易》中出现，字义区别明显，而到了上古和中古之交的汉隶定型阶段亦即许慎著《说文》时期，𡩇字就已经随着汉隶的完全定型被废舍不用了，所以《说文》以后的著作（除古文字书外）中就当然再也看不见𡩇字了。因而𡩇当属于上古分别字。

我们说，尽管随着时代的往后推移，𡩇字被废舍不用了，但在上古阶段它曾用作宫的分别字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以前，汉字学界一直没有发现宫有分别字。宫的分别字之谜直到今天终于随着帛书《周易》的出土而被揭破，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易研究》1994年第2期

① 王筠：《说文释例》卷八。

② 《孟子·告子上》。

③ 李学勤先生认为隶书在秦代已相当流行，参见《云梦秦简研究》。

马王堆帛书《易经》札记

曹锦炎

马王堆帛书《易经》释文发表后，使后人一睹汉代《周易》原貌。由于帛书多用古字、通假字，因此与今本经文有些出入，如能确定孰为本字，对正确理解经义具有积极意义。本文选择若干例证，对涉及的经义提出讨论。

一

帛书乾卦九三：“君子终日键键。夕泥（惕）若厉，无咎。”今本健作乾。按键即健之通假字，两字均从建得声，故通。健，强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君子健健”之义。后世以通假字乾代健，因此训乾为健义，如《尔雅·释训》：“乾乾，健也。”《易纬·乾坤凿度》：“乾训健，壮健不息，日行一度。”又《吕氏春秋·士容篇》：“乾乾乎取舍不悦。”高注：“乾乾，进不倦也。”仍是健义之训。帛书本“乾乾”作“键（健）键（健）”，正是用健的本义，当以帛书为是。

二

帛书蒙卦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今本躬作躬，大都训作身，或疑弓字之误。按古文字信字写作躬，躬即躬字之异构，战国古玺习见“中躬”印文，即读为“忠信”；赵国兵器铭刻中，相邦建信君即写成“建躬君”，可证。因此，本卦的躬字也应读作“信”。卦辞言不要娶这个女子，因为所娶之女贪图的是夫家之财产，并无信义可言，所以娶之是无利的。筮遇此卦，为行事不顺之兆。若按今本作躬字而训为身，于文义难通。

三

帛书蛊卦初六：“干父之箇（蛊），有子巧，无咎，厉终吉。”今本巧作考。按今通行本以“有子考”为句，《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训解实勉强，故高亨先生将考字属下读，即“考无咎”连言，并谓“古者父在父没皆称考”。（见《周易大传今注》）从金文及先秦典籍来看，“考”均指死去的父亲，故高说不可信。或以为“有子考”即

“有子孝”，虽金文“考”、“孝”可通，但子“干父之蛊”，仍涉不孝。今帛书本作“有子巧”，巧训为善，《诗·雨无正》：“巧言如流。”笺：“巧犹善也。”又，《墨子·贵义》：“利于人谓之巧。”《论衡·别通》：“医能治一病谓之巧，能治百病谓之良。”以此“巧”义训卦辞之巧，正符合经之本意。今本作“考”，实为“巧”之通假字，当以帛书为准。

四

帛书屯卦六三：“即鹿（麓）毋华（虞），唯人〔人〕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哭。”今本哭作吝，训为难行义。按释作难义的吝字帛书均写作闾，唯此条独作哭，当作别解。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大鼎铭云：“哭邦难亲。”哭邦读为“邻邦”，哭虽即吝字，但这里假为邻。帛书此处也当作“邻”解。卦辞是说，入山麓进林中狩猎无虞人相助，祈求获得猎物还不如舍弃，还是另外别处打猎为好。义为人有所求，而无人相助，求之徒劳不如另外设法。

五

帛书大壮卦九四：“藩块（决）不羸，壮于泰（大）于车之纆（轅）。”此言羝羊触藩，不羸其角，将伤大车之辐。今本“大车”作“大舆”。按大车为车名，即牛车，《易·大有》：“大车以载”，疏：“大车，谓牛车也”。典籍习见大车之名，如《周礼·考工记·车人》：“大车崇三柯，纆寸，牝服二柯有参分柯之二。”郑玄注：“大车，平地载任之车。”《诗·王风·大车》：“大车槛槛。”古以大车为大夫之车，见《诗》笺及《公羊》昭公廿五年传注。传世古玺也有“大车”之名，如战国齐玺“大车之玺”（《古玺汇编》0222）。而“舆”本指车箱，泛指大车。尽管舆有车义，但典籍未见“大舆”之称，所以当以帛书作“大车”为是。另外，睽卦六三之“舆”，帛书本也作“车”，可为旁证。

六

帛书睽卦上九：“先张之弧，后说之壶。”今本作“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帛书前句作“弧”，后句作“壶”，显然两字意义有别。按《说文》：“弧，木弓也。”帛书作弧，从木，正有木制之义。而《说文》作弧，乃从弓义。故弧、弧应为一字之异构。壶，酒器，《周礼·秋官·掌客》：“壶四十。”郑注：“壶，酒器也。”古人往往以干葫芦作壶盛酒，所以葫芦也称“壶”，例如《诗·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而葫芦又称“瓠”。故今本经文后作“弧”，实为通假字。从经义看，上言“先张之弧，后说之壶”，下言“匪寇，婚媾”。说读为“脱”，解也。经之本义是说，先以为对方是贼寇，故张弓欲射之，后发觉是为婚姻之事而来，故解壶以酒待之。帛书前作“弧（弧）”后作“壶”，于义为长；而今本前后同作“弧”，解为张弓、解弓，显然有逊于帛书。

帛书《周易·泰蓄》与 《逸周书·大聚》

连劭名*

马王堆帛书《周易》中的《泰蓄》一卦排在《根》卦之后，《剥》卦之前，为第十卦；在今本《周易》中为第二十六卦。

帛书是西汉初年的写本，通篇字体为早期隶书，持与今本相较，异文甚多。《泰蓄》一卦的全文为：

泰蓄，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初九，有厉，利己。

九二，车说复。

九三，良马逐，利根贞，日阑车，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鞠，元吉。

六五，哭豨之牙，吉。

尚九，何天之瞿，亨。

泰蓄，今本作“大畜”。泰、大古同。蓄、畜古通，《左传·昭公廿五年》：“众怒不可畜也。”《释文》：“畜，本作蓄。”《诗经·谷风》：“我有旨蓄。”《释文》：“蓄，本作畜。”

此卦下为乾，上为艮，下互为兑，上互为震。易象中艮为狗，兑为羊，震为马，均见于《说卦》。古称牛、马、猪、羊、犬、鸡为六畜。野生动物谓之兽，家养谓之畜。下卦乾为大，艮狗、兑羊、震马都是家畜，故卦名曰“大畜”。

《周易》是卜筮的书籍，多用双关之语，字句中均含有各种意义。《大畜》也与古代的道德思想有关，《礼记·祭统》云：“孝者，畜也。”郑玄注：“畜谓顺于德教。”因此，《象传》所云：“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所谓“顺于德教”的意思。又，《礼记·祭统》云：“顺於道，不逆於伦是之谓畜。”《彖传》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能止健，大正也。”依卦象，上艮为止，下乾为健，止健则能不逆於伦而顺于道。

今按：《周易·小畜》，帛书写作“少彖”，是证畜、孰古音近相通，可知“大畜”

* 连劭名，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